



遺書之六

傲居集



光緒十四年續刻本



品分大小識大識小之所以異也學無大小語大語小之
所以合也黃友薇香生平輒亏聲音訓詁之學必上下古
今以定其是而道有進亏是者合漢唐宋明之儒說折中
而參攷之可謂細大不捐矣讀其集釋稭釋榮秀何瓊瓊
也釋廟釋學古制煌煌焉申董子道誼功利之所以異韓
子道德仁義之所以同以格物爲禮經之實學以絜矩爲
禮教之成功辨中和存發之非無所恩在物爲理處物爲
義之不離亏事此非聖學之大端也乎其讀通攷諸作論
選士選吏之竝行不悖論農兵募兵之各有所失擇帥任

傲居集

敘

一

帥之必展所長非經世之大猷也乎由是讀其經注知其
不爲無用之空談也管王簡夫讀其書曰事理通達心氣
和平俞理初評其文曰挾經之心執聖之權燦晚季寡交
自謂得一知己可以無愧亏薇香尤注意焉獨惜其不能
用亏世耳今讀大集復問集中所不言者之何若薇香以
爲事之大不敢論定者有之再四問之則曰文武分而官
聯失量鎔重農資稟之計行而官廉墮也燦聞之則曰是
論也擁腫不中繩墨此所以甘亏擯棄也夫道光戊申冬

文必有益亏經有益亏世道人心乃堪竝列亏古今三者
俱不能或其文能開一時之風氣則亦傳薇香自少恣讀
韓昌黎集人或以文請時集韓句以應之顧自謂此非傳
文也既佗而旋棄之所著書如易釋尚書啟幪春秋釋論
語後案周季編略鄭君粹言朱呂問答皆各自成書復以
詩傳箋攷之未成掇爲詩說禮叢說之未成掇爲禮說竝
列于集中爲經說一復以讀史讀通攷之文有關亏經濟
之學爲史說二讀通攷三復以歷世子集之醅駁可以攷
見壽世之得失爲讀子集四襍著類則應用之文共若干

傲居集

敘

二

卷讀之有積疑而頓解者如夢者蘇如醉者醒其中有規
模周秦之文渾樸堅厚當亏古人中求之非唐宋人所有
也抑余與薇香同受業亏楊鏡山夫子之門時薇香率少
已能分黑白論出而屈其座人殆有天焉不可強也道光
戊申冬肖巖傳夢占謨

窮居先生像



像

癸酉八月
烏程後學費以羣摹

猗與先生進道以勇鍼隱砭微
誠惡誠恐窮居治經群說魚總
漢宋交訁折衷於孔史分左支
文接韓踵表充裏粹天職優寵
詔告揭誠開蒙決壅莘、甫隅
俎豆世奉

年家子烏程施補華謹識

傲居先生集總目

經說五卷

史說五卷

讀通考二卷

讀子集四卷

裸箸六卷

傲居集

總目



縣管六卷

萬千集四卷

類編卷二卷

史說五卷

醫籍五卷

傲居先生集總目

傲居集

定海黃式三誤

周南召南說

二南之所以稱南者何周自太王遷岐王季遂爲西伯亦祇雍州之牧而已文王之化自雍而梁而荆江漢汝墳之國咸被其德故毛詩序曰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南之分爲周召者何文王已遷豐周公旦召公奭分采于岐之周召皆輔文王以宣化者也關雎麟趾王者之風聖人之德惟文王聖主足以當之而周公之聖與有功焉鶴巢騶虞諸

傲居集

經說一

傲居遺書
之六

侯之風賢人之德當時召伯承行西伯之教與諸侯之賢者德足以堪此太師編詩以此分繫周召猶二雅之分小大也鄭君康成誤詩譜云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其詮釋詩序可謂簡而盡矣韓詩序曰周南召南地在南郡南陽之閒酈氏水經注江水條引其說不知文王之化自北而南統梁荆言之非專指南郡也酈氏又引周書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取君弗能制南氏用分二南國也周之疇有二南國經傳所不見卽有之于周召之二南何涉申之者或謂二南

國爲武王所滅周召分陝一隸陝東一隸陝西此尤肌決
之言且據武王之分周左召右以禘論文王之詩其果可
信乎樂記言大武之舞曰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
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分陝
在滅商疆南國之後周召二南之化在未滅商未分陝之
時安可牽合爲一說者不遵詩序王者諸侯之分鄭箋聖
人賢人之分而必用分陝之說以文之此不足據呂氏春
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作歌實始爲南音周
公召公取風勇以爲周南召南呂說以南音爲南似可別
倣居集

經說一

二

倣居遺書
之六

備一義然二南之詩非周公召公所自作安得云周公召
公取風勇以爲周南召南且周南王畿之正風召南列國
之正風非一人一時之作安必取法塗山正風編爲二南
安得拘正風之爲南音者錄之非南音之正風皆不編入
乎此皆說之未可信也不如從毛序鄭箋之爲正

關雎說

關雎美后妃卽美文王詩之大綱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之大義也三家詩以關雎爲刺康王則其詩直淫而傷
矣且詩果作于康王之時何以周公制禮鄉飲諸篇用之

合樂堯儒已論其謬而知毛傳之爲正矣顧申毛者以爲
文王宮人美后妃之詩豈所謂求之樂之不淫不傷者屬
宮人歟如以求太姒者爲王季豈所謂哀而不傷者屬王
季樂而不淫者屬文王歟若以爲文王自求后妃則文王
季十五生武王之堯先生伯邑考豈季十三以堯輾轉反
側自求配耦之急歟此皆說之難通者也從鄭君說求淑
女者爲后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謂樂嬪御之賢非淫于
色哀賢不得非傷賢之不用也則論語詩序之意可以通

葛覃說

徹居集

經說一

三

徹居遺書
之六

葛覃序云后妃之本言在家爲女勤儉淑慎是其本也二
南詠文王荆于寡妻之化此言后妃本賢天作之合非偶
然也言告師氏言告歸歸文王也歸甯父母旣歸而安
文王父母之心也歸者歸文王則父母爲文王之父母無
疑也說文旻下引詩曰以旻父母其義正同序申歸安父
母之義而曰化天下以婦道正明后妃善慰舅姑之心得
婦道也段氏懋堂曰序意蓋謂歸甯父母爲嫁而事舅姑
詩多言后妃在父母家之德而及于歸善事舅姑化天下
以婦道也故曰后妃之本言婦道之本于女道也段氏釋

序之意甚明其徒陳碩甫作毛詩疏不從師說以父母爲
妯姓家之父母讀序可以歸安父母彊以歸字絕句其意
蓋疑舅姑之不得併父母耳不知詩非后妃所自作周人
頌揚后妃歸文王而併文王之父母于語自順段氏非謂
舅姑可併父母也宋儒黃實夫詩解曰末章兩歸字皆于
歸之歸歸文王而使父母安也近儒惠研谿詩說云能爲
女知其能爲婦所謂燕父母遺懼也陳碩甫蓋用黃惠說
不言所本舊說以上言歸爲歸文王以下歸甯父母爲歸
妯姓家已失之或以兩歸字皆指歸妯姓家尤非序意后

徹居集

經說一

四

徹居遺書
之六

妃止有躬桑之禮此言爲絺爲綌在家爲女之禮近儒不
遵序說遂謂后妃于女工無不親爲之于禮爲褻

卷百說

卷百詩美后妃之志能止險詖私謁佐君子以求賢也詩
之意若曰周之列位不世出之賢臣實勸相之而以親戚
之私蚤緣求進是猶駑鈍之馬力恹之僕行崎嶇之途登
崇峻之坂祇見其痛瘡虺噴無益而有害耳我后妃自我
也酌彼酌私戚也酌金罍喻祿賜也酌兕觥喻懲惡也不
永懷傷所以保全私戚也自古婦寵之害莫大于險詖私

謁名賢戮辱便孽黨進馴致權歸外戚卒成大禍皆由此始之漢之馬后曰田蚡寶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唐之長孫后曰妾之本宗因緣葭苳以致祿位旣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二賢后可謂知道矣詩人之言與二賢后之意先後同揆也歟

鶴巢說

禮天子諸侯一娶九女鶴巢言居之喻夫人也序所謂國君致齋位夫人居有之也方之喻九女僂九嬪亦僂九御

傲居集

經說一

五

傲居遺書
之六

方比也比輔也九女所以輔夫人也盈之喻九女之妾也送之迎之者百兩因眾媵姪娣之多明夫人之以多賢爲樂也序曰德如鳩鳩乃可以配焉德者何以多賢爲樂是其德也召南之鶴巢猶周南之關雎關雎鶴巢皆以得賢爲本不然徒以百兩誇奢麗乎哉

野有外廡說

序曰野有外廡惡無禮也則吉士誘之謂以禮導之也歐陽永叔以誘爲挑誘呂伯恭駁之謂誘如禮誘射之誘而挑誘非吉士之所爲義已章矣而王魯齋作詩疑削野有

外腐一篇豈未見呂氏書歟抑謂懷春之非貞女歟式三謂懷襄包也春生氣也古者女年十五而議婚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或行于一季之內是以女必襄包生育之氣而吉士用六禮以導之士以禮導故曰吉男先導女故曰誘女未發生氣故曰褻褻春之女卽如玉之女也鹿已外而人猶以白茅包之女裹生氣豈無吉士之導以禮乎言貞女之配必吉士也舒而脫脫兮言士之緩也脫脫者舒緩過甚之貌舒緩失時而脫脫兮言士之緩其貞也無感我悅詩人我貞女非謂貞女有強暴之辱而

傲居集

經說一

六

傲居遺書
之六

拒之也感憾通恨也卽今之憾字悅者生初所設之潔物貞女無使潔悅之有憾猶士之寢不愧衾也蠱容者誨淫貞女能使人敬不招人侮此厖無吠之喻也後儒以王魯齋之刪詩爲守朱子之學烏知詩

棠棣說

棠棣詩舊分八章章四句依文攷義喪亂旣平八句爲一章文義始完言喪亂平後薄視兄弟者不如友生不知愴籩飶飲必兄弟具而和樂且親天合親于人合也妻子好合八句爲一章中庸引詩可證言家人不睽而後志可一

豐不開貽謀自遠妻孥得樂尋究圖謀者知道之必然也
此章句之互更定者況也永嘆傳况茲也茲者滋多也言
患難惟兄弟急之朋友雖多不過長嘆無不反兵之仇也
烝也無戎戎相也見爾雅釋言釋文戎本作戕戕字說文
所無戎戕訓相義既未明且與務韵不協讀者疑之據廣
韵二腫三用戕推也字本作駟說文駟推車付聲與務協
韵訓相之義亦明此訓詁聲音之當攷者以上諸篇舊有
改定本綴于辛
酉歲末壬戌春初季子以周披合舊稟復瞻寫之舊改
定本諸篇有各大儒評語有自增輯語俱不可復得

天保說

傲居集

經說一

七

傲居遺書
之六

爲天保詩者豈徒侈陳福祿哉世孰不求治君孰不希望
而所以致之者在德天保定爾爾亦固之德足以祈天永
命是以爾勵亶厚之德天俾之開福焉爾勉多益之德天
俾之繁庶焉爾敕戩盡穀善之德天俾之無不宐無不興
焉誠足以格天也樸斲丹雘罔其規是爲孝禴祠烝嘗篤
其忱是爲享誠足以格祖也格天格祖多福自求由是羣
黎百姓均蒙其福無水旱兵戎之苦安鑿耕作息之休德
足以廕庇之也由是子孫繩繩如月之漚而必盈如日之
升而必中國祚之固如南山世澤之承如松柏德足以俎

裕之也詩人豈徒侈陳福祿哉起熙之頌蓋異乎容說之辭矣以容說解之者非也

采薇出車說

文王命南仲伐玁狁作采薇遣之于春曰楊柳依依約歸期于冬日雨雪霏霏文王聖主南仲賢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此期豈或爽乎出車詩玁狁于襄之後繼之曰管我往矣黍稷方華黍稷之萼在夏六月是南仲至玁狁之時非楊柳依依初遣之時也又曰今我來恩雨雪載塗卽狩約歸期所謂雨雪霏霏也奏凱言旋果如狩期文王之聖

微居集

經說一

八

微居遺書
之六

可見矣而玁狁甫平商天子條有伐西戎之命豈文王所及料哉文王奉商命使南仲移師來西不得遽歸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經文明顯言之矣嚶嚶草蟲趯趯阜螽以物類之感通喻西方諸國之感服諸國以未見南仲爲慰旣見南仲慰心乃降義兵所指人心欣慕西戎雖彊何用老師困頓于是春日遲遲全軍而返蓋經營西戎又復越四五月也傳以雨雪載塗爲初春凍解箋復以晚秋之艸蟲阜螽爲因時起輿說已未是孔正義因疑文王爽所約之歸期復疑四章言自西而反五章追

述在西方之事文意倒置敷衍傳箋性繆種馳而呂記朱傳巖緝皆膠葛不可解矣

升歌三詩說

鹿鳴四牡皇皇者藝升歌之三詩也四牡勞使臣之還當在皇藝遣使之後而編詩先四牡制禮而定升歌亦復如之說者謂作詩有先後而次亦因之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也鹿鳴重德音首章曰示周行卽德音也此使臣有德有言其學足以光昭鄰國宴末乞言不辱君命者也禮緇衣引鹿鳴而以饋德爲重知詩之旨也四牡重孝行此使

傲居集

經說一

九

傲居遺書
之六

臣移孝作忠其誠信能孚于家庭者也毛傳云恩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恩也鄭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傳箋知詩之旨也皇皇者藝重使臣有謙德能存每懷靡及之心而周于咨詢者也左傳言五善國語言六德皆知詩之旨也三詩之美使臣缺一不可而元公編詩制禮則以使臣之大小輕重爲次矣論語子貢問士首以行己有恥任使不辱是鹿鳴之嘉賓也次偁孝偁弟是四牡之臣也又次必信必果勁士不及君子已失皇藝之謙道如

三美無一則志在祿仕僅赴斗筭之役此入學官始必肄
小雅之三也

閒歌三詩說

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笙詩之說紛紛難以臆斷魚麗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諸詩至誠備禮重賢以綿國祚文顯
義箸攷禮者可不思之乎雷之所麗者必樂鱣鯨魴鱧鯪
鯉喻國之所羅致者必樂羣賢萃聚君子有酒所以多旨
內盡其誠外不敢不盡其物隆禮由禮非飾侈奢重賢也

傲居集

經說一

十

傲居遺書
之六

嘉魚以喻嘉賓上罩之下汕之以喻立賢無方甘瓠之臯
雛鳩之來以喻眾賢羣聚君子有酒必聚此嘉賓而後衍
樂重賢也山有臺萊桑楊杞李栲栳枸梗藉之以增輝猶
國藉眾賢以增輝所樂在君子則邦家之基立而光耀德
音之茂而不已可以為民父母可以享遐齡之福可以保
艾爾後獲萬年無疆之休誠重乎得賢也國運興衰視乎
君子之所進眾與不眾君子消長視乎人主之所好誠與
不誠閒歌三詩誠意足以致賢不明乎重賢之意則不知

閒歌三詩之禮意矣

稽生弟穎曰壽言合樂三終之大旨
又言升歌三終之大旨合此則儀禮

所歌之意具見
可補禮正義

周行說

詩卷百鹿鳴大東之周行皆大道也而詩意各異解之者
不必同卷百言所懷之賢人當置之天衢則周行是大廷
中之列位左氏襄公十五季傳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
周行也左傳之言不誣也鹿鳴言嘉賓恣我必告以大道
則周行是正大之道義也禮緇衣私惠不饋德饋今本作
歸以饋為
君子不自畱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示周行為

傲居集

經說一

士

傲居遺書
之六

饋德緇衣之言不誣也大東言佻佻公子葛屨履霜往來
道路則周行是所行之通衢也朝廷者仕宦之周行德義
者倫常之周行衢路者往來之周行周行不同詩人隨義
分用之鄭君箋以三周行皆周之列位後儒駁禮駁左傳
而轉以為衢路蓋泥矣毛傳于卷百曰周之列位于鹿鳴
曰周至行道也于大東佻佻訓獨行貌則以周行為衢路
可知此毛鄭之異而當從毛者俞理初曰以經證經不
同王子雍之申毛來異

陟降說

大雅文王詩詠文王之受命作周在于用賢也二章曰凡

周之士不顯亦世三章曰愍皇多士生此王國四五章言
殷之子孫及膚敏士之裸將義已章矣首章曰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陟升也降黜也猶書之黜陟幽明也文王黜陟
羣臣察上帝之心帝所左者左之帝所右者右之箋云在
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箋意是也頌
閔予小子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傳讀庭爲挺直之挺云
庭直也陟降亦謂黜降也武王追念文王之道莫重于用
賢而以直道行之也訪落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紹劭通
勉也庭亦直也勉行直道以上下黜降羣臣而救多難箋
云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
以次序之是也敬之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曰監在
茲謂士之黜陟高高者日視之也國莫大乎任賢賢萃則
國治關雎重后妃之求淑女鹿鳴重嘉賓之示周行文王
重多士之善于黜陟清廟重多士秉文德武王承之四始
之義如此閔予小子訪落敬之諸篇皆遵此意以發爲詩
故曰詩可以觀近解以文王陟而在天比黃帝之合而不
分失旨矣

傲居集

經說一

士

傲居遺書
之六

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者禮之大經曲禮者禮
經中委曲之數也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儀當作
禮義據周官肆師注古者書禮儀作禮義左傳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言人之動作禮義
三百威儀三千有法則也以其爲禮之大經曰經禮以其
爲禮之大義曰禮義其實一也以其威可畏儀可象曰威
儀以其委曲繇重曰曲禮實亦一也漢書禮樂志周監于
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偁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藝文志同與禮器中庸相合約而言之經禮之大義

傲居集

經說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三百威儀之委曲三千章章矣其三百三千之數秦火燬
必有確指今書旣未臚列後儒安能析分其分指爲何書
者皆以意言之耳以儀禮言之十七篇之大綱冠昏吉凶
燕射朝聘是謂經禮其中曲禮雖以凌次仲之釋例猶未
盡其詳是以儀禮舊有曲禮之名晉荀崧唐孔穎達皆云
然也以周官言之冢宰所言六典之綱是爲經禮而九賦
九式未嘗非曲禮也大宗伯所言五禮之綱是爲經禮其
中如大行人司儀所言未嘗非曲禮也以戴禮記言之如
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射義聘義凡以義名者古之所

謂禮義遺編猶在卽爲經禮而其中言拜揖之儀俎豆之數則經禮非無曲禮也如少儀內則玉藻統言之皆爲曲禮而近儒任翼聖分內則玉藻少儀爲明倫之綱分曲禮上爲敬身之綱則曲禮非無經禮也然則諸書有經有曲讀者善會之可矣鄭君注孔疏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漢書藝文志瓚注駁之朱子申瓚注詳駁之則鄭君說爲後學所不敢信朱子以爲禮經三百篇曲禮三千篇依其言攷之禮經固可言三百如河閒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劉夏生增校得禮記二百十四篇近是而曲禮無

倣居集

經說一

古

倣居遺居
之六

三千篇之多足以充其數亦爲後學所致疑呂與叔以爲今所傳儀禮者經禮也其篇末僂記者記禮之變則曲禮也以曲爲變固未確葉少蘊以爲威儀卽今之曲禮所謂經禮者今已亾語尤未是

櫛生弟曰中庸禮義譌儀二千餘季不校正三百三千各以意

說五禮通攷卷首集諸儒說無定論賴此糾正

約禮說

論語種言博文約禮聖訓章矣禮卽先王之禮經也王陽明博約說博其顯而可見之禮曰文約以微而難見之禮曰禮豈聖人之教必待王氏幹補而後明乎禮一也分顯

微而二之文與禮二也以禮之顯者爲文而一之其所謂
理誰能明之乎夫明心見性之學以心爲理自以爲是者
也君子博文約禮存不敢自是之心而篤于求是者也此
心患其誤用必博學于古人之文已之見拘不如古人之
闕己之見虛不如古人之實此心因博而易褻必約以先
王之禮所行或不及禮以文之所行或太過禮以節之博
約如此其難庶幾不畔于理矣且古之所謂理者何邪禮

器曰義理禮之文也樂記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然
則禮之三百三千先王所條分縷析燦然顯著別仁義明
微居集

經說一

五

微居遺書
之六

是非君子不敢紊而畔之者此理也王氏所謂微而難見
之理則自信本心之光明洞徹萬理畢備已知其是人莫
能見百何所據而言之由來漸矣論語言心自從心所欲
不踰矩始聖人心與矩一猶以矩自印雖曰不勉而中抑
亦聖心之不敢自是也況下者可無矩乎胡氏致堂之注
則曰人心一疵不存萬理明盡日用之閒本心瑩然隨所
意欲莫非至理則以凡見爲聖心矣論語八佾篇詳言禮
不空言理胡氏于媚竈章注曰天卽理也理無不在在人
則人心之昭昭者是也心卽理卽天理說起于謝氏顯道

胡氏喜道謝說于昞先王之禮不言直言心已矣直言本
心之天理爲天秩之禮已矣陸氏象山言本心祖謝胡二
氏也王氏祖陸氏而張皇言之也以心之貳見爲理而理
已誣以本心之天理言禮而禮又誣凌次仲教授禮經釋
例首以復禮上中下
其下篇云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又云求諸理必至于師
心又云聖學禮也不云理也此因儒者舍禮言理指心之
微而難見者以爲幽妙有激而言矯枉過正甲午四月暨
後跋凌氏書已言之但未詳耳阮刻凌書徑刪下篇不如
駁而存之余刪舊跋改此篇彙屢易而自憾文之未工年
已老而筆枯讀者諒焉戊午年七十書俞理初曰約禮學
微心理教起今
日不可無此文

復禮說

傲居集

經說一

六

傲居遺書
之六

禮也者制之聖人而秩之自天當民之初生禮儀未備而
本于性之所自然發于情之不容已禮遂行于其間何則
蠡蟻有君臣豺狼有父子鴻雁有行列之序豈聖人教之
而然哉物不受教于聖人而物自能之安得謂聖人未教
人而人盡無禮乎恭敬辭讓此心爲禮之端無是心非人
也是故尙書斷自唐虞典三禮修五禮制已大備易言伏
義作八卦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禮寓于中溯而上
之天之生人也陰陽相繼以成性此禮之所由變化邃古
聖人卽因而略定之春秋傳晏子曰禮之久與天地竝所

以古今之禮雖異而由質而文其本則一燔黍而後有簋
簋事鞅而後有裳衣坐立而後有拜跪皆聖人順人之性
而爲之制也惟其順性而立制則凡民之遵道遵路莫能
外亦惟順性而立制儒者之希賢希聖不出乎此孔聖之
門顏子大賢問仁而教以復禮後之儒敢告禮爲粗迹哉
老子曰失義而後失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言失
義後之禮也而申老者則曰儒者設立等次誘之以欲剪
之以節欲迫情而拂其性爲此說者其毀禮也甚矣晉人

慕元風因曰禮豈爲我輩設而天下大亂蘇明允作禮論

傲居集

經說一

七

傲居遺書
之六

以爲人生之初不知君不知父不知兄聖人爲禮以恥之
彼固謂洽天下之必泐于禮也而外禮于性其失則均孔

聖言克己復禮爲仁復禮者爲仁之實功也盡性之實功

也穆生弟曰老蘇作禮易諸論選者多去其禮論壽人公
評以禮論尤未是也近儒凌次仲作復禮上中下上篇
言復禮卽復性之功意酷于蘇此篇本凌
駁蘇而渾厚勝蘇簡直勝凌合讀自見

崇禮說

中庸本禮經崇禮議禮諸章言君子必溫古知新誠于崇

禮天子必考建質侯誠于作禮樂作禮樂與致中和遙應

崇禮非致中之大者乎禮義三百言禮之大經威儀三千

言大經中之委曲經明言優優大哉今譌禮義作禮儀遂
概言禮義爲細小之目可乎饒雙峰從學黃勉齋謹守朱
子注說于此不能無疑而饒說于上下文仍不貫可信乎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謂聖道之大
能發之極之也優優大哉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
後行謂聖道之大能行禮之大也禮與德有分言者論語
分道德齊禮卽曲禮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合而仍分也
有以禮爲德者仁禮義信智爲五德是也五德亦曰五性
故禮卽爲德性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傲居集

經說一

文

傲居遺書
之六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則禮之爲德性昭
昭矣君子崇禮以凝道者也知禮之爲德性也而尊之知
禮之宜同學也而道之道同學所以尊德性也其育物之
道廣大不外禮之精微盡精微所以致廣大也其配天之
道高明不外禮之中庸道中庸所以極高明也敦厚以崇
禮者燁溫壽世之古禮攷來後王之新禮遵而行之不偏
古不偏今崇之必敦厚也後世君子外禮而內德性所尊
或入于虛無去禮而濫同學所道或流于支離此未知崇

禮之爲要也不崇禮卽非至德何以能凝至道

劉星若曰
尋讀中庸

哀公章竊謂智仁勇三達德合上仁義禮爲五達德勇卽信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此章至德至道與達德達道相似而道德之分不劃然正由禮與德之不合矣德禮既合以達德行達道之旨瞭然自明此二千年來獨得之大而文之渾厚樸勁猶爲餘事

儀禮喪服說

喪服有經有傳傳以釋經經于斬衰三年章曰君傳釋之曰君至尊也經又曰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釋之曰君謂有地者也鄭君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曰君此合經傳言之也或據特牲記及士喪禮士亦有臣據大傳士爲大宗士必有地然士有大宗有地有臣倣居集

經說一

九

倣居遺書之六

惟公子爲然自民庶而爲士未必有地且士之分卑雖有臣而不得視君臣之禮後儒謂士之臣亦服斬衰三年此不明貴賤之分于有地稱君之傳不之信矣經于齊衰杖期章曰父在爲母傳釋之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後儒謂喪妻者雖無子亦三年而娶已議傳文之爲謬矣傳言不敢伸私尊者父之服除子亦除服祥禫之祭不得重爲之家無二尊也傳又云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又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以二傳例推之其義益瞭

唐用武后之請改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明洪武之制易齊以斬後儒據此以爲情理之當然而于經傳皆不信之矣經于齊衰杖期章曰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又于齊衰不杖期章曰繼父同居者于齊衰三月章曰繼父不同居者傳釋之曰夫歿妻釋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周制世祿之家大宗收族庶姓無大宗或有并無小宗者卽有小宗未必能有收族之財之權之恩母嫁而子從歿則以恩服之宜也傳兩

徹居集

經說一

三

徹居遺書之六

言無大功之親者大功同財庶姓或有大功之親能收族者母適人子可不從所適者與大功兄弟同財未必能爲之築宮廟故傳兩言無大功之親以申經意義甚憐矣後儒不知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義妄謂周之庶姓盡行大小宗之法則子無隨母適人之理所適者無別築宮廟之理又從晉傳休逸之說以父無可繼之理矣經于大功章曰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釋之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經又曰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釋之曰何以大功也

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經又于不杖期章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傳釋之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鄭君解曰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秀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後儒于尊降厭降及尊同不降之說反覆致疑是于戴禮大傳服術尊尊之義既不能明而遂疑經疑傳疑鄭君注矣儀禮有經有記喪服篇經記俱有傳舊云先賢子夏作傳謂記作乎子夏之詩也此說卽未可信爲必然顧觀鄭君注有校勘傳文之語有經傳分釋之語則傳非鄭君所

傲居集

經說一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自爲明矣或謂記作于七十子後而疑傳爲鄭君等爲之或又謂王莽劉歆竄易傳記卽先增易經文以合之則又以經爲可疑暴秦焚經之禍始於疑經疑之而詆之復傳輒刪之其害安可量邪

周官師儒說
周官黨正之所校比州長之所攷勸渾言德行道藝鄉大夫則分言之曰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又分之曰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是以德行與道藝明賢能之別也太宰以九兩繫民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以賢能分師

儒也師之賢則優于德行儒則賓興中之能者能則通乎道藝也經中凡渾言德者行道而持守于心者也是德兼行與道也有合言德行者行謂身所踐德謂行之而得于心也有合言道藝者藝則偏主一術道則通乎術之大者也司諫言糾德正行而強之道藝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教六藝六儀而回養國子以道以周官證周官其義已明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與太宰鄉大夫師氏保氏司諫之所言其義亦符司徒以三物賓興曰六德

傲居集

經說一

五

傲居遺書之六

曰六行曰六藝不言道者以藝該道也禮樂之藝精之爲道道不外于立禮成樂也然則論語言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藝可分中庸言五達道三達德道德不相離此何以異曰德行道藝全之而神其用者惟聖人其次則不能不異聖門分德行文學爲兩科德行科豈不兼文學而所優在德行其九兩之所謂師歟師以賢得民亦見非賢有德不足以稱師也文學科豈不兼德行而所優在文學其九兩之所謂儒歟儒以道得民亦見不學者不知道不足以稱儒也文王世子言先聖先師漢唐以來或以

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或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至明嘉靖博傳孔子爲至聖先師其重師之名而尊其德也乎漢書儒林傳統集好學知道之通儒其重儒之名而尊其道也乎後世負教責者必于六德六行外自立學案而師恣乖判道學于儒林則不通道者可名儒而儒品輕稽生弟穎曰師儒分而師尊道藝合而儒尊

周官媒氏說

周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依鄭君注釋之遷葬者謂生時本無婚議各葬一處後議遷之爲夫妻是無論其未

儻居集

經說一

三

儻居遺書之六

成人已成入皆禁之也嫁殤者謂生時有婚議女未嫁而灰灰而歸葬于男家必禁之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灰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女旣娶近三月夫妻已成矣未廟見舅姑雖成妻未成婦主旣不祔于皇姑墓亦不葬于夫家彼遷葬嫁殤者墓已合葬之將主亦祔之乎主不祔而合葬之合葬而主亦祔之禮之無一可者也遷葬始魏武之于倉舒嫁殤始魏明之于女淑徇一己之私暱悖先王之法禁此所謂衰世之事意似從厚而禮滋

益壞矣近時遷葬之風行而立繼之規紊繼子貴而鰥夫
寡女晏然受追贈之典固爲失矣甚者爭繼訟起污吏上
下其手莫之誰何其弊甚大嫁殤之風行而墓葬之次紊
使元配之妻下夷子繼配固爲失矣否則元配不從則女
家訟之于吏吏不言嫁殤之失禮而反責葬禮之不備可
歎孰甚勇名不正則禮不興刑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不可
不辯

明堂步筵說

說明堂之五室者以攷工記匠人之文爲據而宗鄭君康

傲居集

經說一

二

傲居遺書
之六

成言九室者以大戴禮盛德篇之文爲據而宗蔡氏伯喈
北魏賈思伯言月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青陽右个
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
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方圓高
廣自依時量後儒欲融通鄭蔡之兩說不越乎此李謚則
以南北七筵三室聯居南北之六筵以一筵爲兩堂則過
隘由是譏攷工記之失觀戴氏東原申賈說作攷工記圖
中央爲大室四正爲堂四維爲左右个之室非三室兩堂
聯居南北李之說不足爲難攷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

二七隋書宇文愷傳言記文云堂脩七讐校古書竝無二字式三案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康成以堂脩七步爲隘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宇文愷所規固得其實也記云廣四脩一者以脩七步三分之堂室之脩各得二步有三分步之一堂室之廣有四步者其脩則一也記云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中大室南明堂北元堂廣四步三尺其餘堂室廣三步四尺也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明堂周垣有四門以三之二爲門

傲居集

經說一

五

傲居遺書
之六

之堂以三之一爲門之室堂之左右爲室所謂塾也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凡室者四隅之室非大室也記文祇言四隅之室二筵而大室與四正堂之丈尺自明以此推之大室東西五筵南北三筵明堂元堂東西五筵南北二筵青陽總章東西二筵南北三筵四隅室廣脩皆二筵合之爲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畫之爲圖井然有理矣或曰信如是于匠人之文固順也而夏之堂室不亦隘乎曰明堂之制起自神農上圓下方蓋之以茅皆神農之制也其丈尺之數不能詳以情度之神農

之制必允隘于夏后氏乎商尋周筵以漸加廣文不滅質
春秋傳曰清廟茅屋清廟者文王之廟也配享上帝立主
于是不改茅茨則古樸桴于是不可知也或曰信如是月令
十二室爲可通矣南郊之堂月一聽朔可也依月令之言
將王者終歲野處乎天子嚮明而治故曰明堂月令言天
子之居四時易位三冬則君北面而臣南面乎王者聽朔
有常服月令言天子四時易服其不典乎月令之文固不
可信也曰月令之文乃呂不韋增損古制以爲秦禮者也
鄭君康成駁許氏五經異義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傲居集

經說一

美

傲居遺書
之六

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然攷工記
言五室鄭君以中央爲太室餘四室在四隅則以四正之
爲堂也合堂室渾言之曰九室曰九堂分四隅左右个言
之曰十二室鄭君注攷工記時始以呂氏之月令篇戴記
之盛德篇語有所受未可全非也歟宋儒李泰伯唐說齋
所言明堂之制秦氏五禮通攷已駁之不待贅辯近儒孔
氏輿軒所言明堂丈尺過求廣大亦未足據汪氏容甫明
堂通釋古今之奇文也其解攷工記曰凡室二筵此言南
北之脩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

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大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周之大廟路寢亦如之審其圖說于顧命之文固通然汪氏旣駁禮之盛德篇月令篇矣于攷工記夏殷之制亦復未詳江氏且庭明堂圖合大小戴記以融其說而于攷工記之文又有夏過大殷過小之疑戴氏東原攷工記之圖與賈恩伯說大同小異而匠人步筵之實未詳焉故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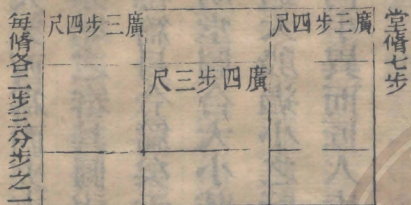
做居集

經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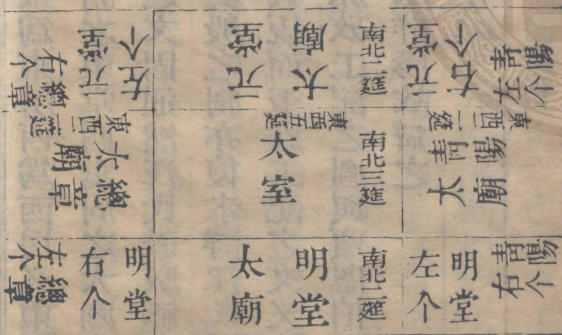
宅

做居遺書之六

夏世室步尺圖



周明堂筵數圖



王制封國說

漢初藩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賈誼上疏陳政事痛哭者
一旨在封建意欲眾建諸侯以小其力文帝十六季分齊
地立惠王子六人爲王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爲王是
時賈誼已歿文帝始行其言猶慮諸國不信恣作王制一
書以諭之作王制者卽十六季事也史記封禪書云文帝
郊見渭陽五帝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守
封禪事攷之漢書文帝紀郊見五帝與分封諸王事皆在
十六季博士承命纂書首言班祿封國次言巡守諸制時

徹居集

經說一

天

徹居遺書
之六

事正合其所言班祿五等班祿三等大約本于孟子而乖
于周官周官言公之封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
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封疆之正數孟子言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班祿之正數公侯之班祿必百里
者祿取諸公田不過什一之正供百里爲九萬夫之地爲
公田者一萬夫君之祿卿大夫之祿以及府史胥徒之不
受田而分祿者皆取給于此賞田圭田世祿家之采地制
之無定數者亦取給于此雖百里而不爲多孟子又言天
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則畿

內外班祿之制如此也公侯之封疆必方五百里四百里者軍賦既多貢享朝聘之所需復絲不如是不足以供之畿內卿大夫之班祿可同于畿外畿外之封疆必不可同于畿內周官之言不誣也當文帝時周官之書未出而博士嫫刺取孟子之文乃以班祿之田爲封域之數言合時宜復俺上意居其時者憫尾犬不掉之禍皆傳誦其言以爲當下逮白虎觀講經之士亦兢兢然恪守先訓不敢有違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之封三代所同惟鄭君康成知其說之不合于周官而身爲漢人本朝祖訓不容輕駁爲之說以通之謂三等之封殷因于夏周武王沿之周公乃斥大之而後之作僞尙書武成者卽竊取其意而云列畿惟五分土惟三也或曰孟子荅慎子言齊魯之地俱方百里博士之所據者以此周初仍殷無功不益地無梟不削地鄭君康成之說信而有證矣或曰孟子言班祿本諸舊聞可信其荅慎子以班祿之地爲封疆之數由籍田之後未見祕府之周禮也鄭君分周初地小周公斥大之異此彌縫經傳不得不然耳

傲居集

經說一

堯

傲居遺書
之六

孔子言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謂之偏而又重佻夔爲古之人古人顧如是偏乎曰舜使伯夷典禮而夷讓于夔夔非不知禮者而知之至者在樂則謂之偏于樂不必諱也且古人之偏不獨夔論語佻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說者以禹稷契陶益當之此固高于夔矣然稷契陶益皆終身守一官而不易其職非知之各有所至歟孔門設四科言語政事文學之科不逮德行德行之科旣優豈必不兼言語政事文學而兼長者不如嫗長之精故分其科以屬之夔雖偏于樂豈不爲政事科之取乎孔子佻之爲古人者惟

徹居集

經說一

三

徹居遺書
之六

古人知必求精而不自諱所偏至以成此名亦惟古之用人知其所偏至始能終身守一職以成其名也堯舜之智不徧物下此者何可以一身恩盡天下之理是以孔子舉夔之偏而美之不然避偏之名必終身無嫗精之實不用所嫗精而歛歷以禮刑兵農之任政事之弊可勝言哉荀子解蔽以夔之嫗樂比倉頡嫗書后稷嫗稼云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讀之者

忽勿

儒行統聖賢說

孔子對魯哀公儒之行十有六目目之大者兼八仁而憂

百姓德幾于聖人餘則狂狷之逸不失爲賢者儒得一目可以列于儒寬以取人之恣也于十六目無一焉不命曰儒又嚴以辨品之恣也寬則不敢以聖人繩人嚴則迂腐無用之人不得濫列哀公聞之不敢以儒爲戲後儒好高論輒以爲非孔子之言不亦近于戲乎第一目曰自立當作自力與弟七目之自立始不複弟六目曰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謂幾微之過能自辨于心而早止之不形諸事以與人面數是易所謂不遠復無祇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顏子大賢之逸也後儒以剛愎自用疑之尤未是矣儒者讀是書知儒道難盡反復繹淡自愧而已違高論哉

昏義禘秦制說

禮昏義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君注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制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象天數也孔疏欲見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對爲內外也注疏皆以意言疑之耳攷周官列六卿而三公三孤爲六卿有勳而增賜之名勳大稱三

傲居集

經說一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公次則稱孤是兼職非實職也實職則六卿而已非別有三公三孤之官也周官三公稱鄉老或致仕之老爲之不必備員是以宰夫司服典命中車司常射人司士太僕弁師小司寇朝士皆言公孤之服位儀等而官制則六卿上不列公孤呂不韋誤月令擬爲秦制則種言三公九卿非以三公外有三孤合六卿爲九而必備其數乎漢博士作王制因呂氏昏義亦本呂制而推言之外官百二十人豈必夏制乎因是知內官百二十人亦非周制也白虎通嫁娶篇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恣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

儆居集

經說一

三

儆居遺書
之六

所不生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白虎通此說本于王度記今大戴禮缺王度記詳不可攷而其義自古周官九嬪卽九女也與白虎通合攷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亦可見后之外惟九嬪周語內官不過九御韋注九御九嬪漢書貢禹傳云古者宮女不過九人高祖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此尤顯據昏義九嬪上有三夫人魏志王朗傳蜀志董允傳因有十二爲隄之說以古制攷之卽三夫人亦在九嬪中選之非九嬪外別有三夫人之位周官列九嬪不言三夫人猶列六卿而不列三公也周

官有世婦不言其數者何世婦必擇卿大夫之命婦有德而季高始堪爲之安得定數昏義言二十七世婦則是特娶二十七女爲世婦合三夫人九嬪增王度記三倍之數矣是秦制歟豈周制歟曲禮有夫人有世婦有嬪非衍有世婦之文歟周官有女御亦不言數者何九嬪職言以教九御則女御所以給九嬪之役言女則不必成人有事則選之入事數則遣之出久者或季長而遣之出多寡尤不可有定數昏義八十一御妻曲禮有嬪下又言有妻注以妻爲御妻是特娶八十一女之成人者共內官百二十人

徹居集

經說一

三

徹居遺書之六

于王度記倍十一之數矣非秦制歟王朗傳言秦漢之末多至千百人則百二十人猶是秦初之制爲昏禮者蓋欲取此爲法鄭君子昏義注未詳而九嬪注因言女御九九當九夕世婦三九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內則五日之御注亦言之蓋皆秦制矣而後儒多言鄭君此注之失爲其非禮之正也禮之正者則周官攷工記白虎通所引王度記之文爲可據

孫之翰唐

史論曰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女眾則傷和氣魏桓所以不仕也此篇意同孫魏桓漢桓帝時人或勸之仕則答之曰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則昏禮言秦初之制後世已不行九嬪之制後世

所必不行也
存此以明經

傲居集

經說

言

子以周

棊
傲居遺書
之六



傲居集一而收恐之善矣以甄龍喜感身樂之中則收惡

經說二喜樂之善大學定海黃式三誤

繫矩說曰可也

論語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誠身為忠本誠接人為恕人

已合一為貫非即禮之大學所謂繫矩乎繫矩者繫于上

下而尊卑之交以忠恕繫于身後而老少之接以忠恕繫

于左右而寮案之同無不忠恕繫矩之道即忠恕之道也

亦即中庸之所謂誠也或曰近儒惠半農焦里堂以格物

即繫矩其說若何曰格者量度也量度事物以窮其理者

傲居集

經說二

一

傲居遺書之六

致知之功也繫亦度也繫矩則兼格致誠正修齊之功而

推行于天下也經有可合觀者繫矩與誠與忠恕是也論

語大學中庸無二理也經有分言之而不可合者繫矩與

格物是也大學之八目不可混也不然經明明言致知在

格物矣而以格物為繫矩將力行與致知可不分致知可

以平天下哉或曰以格物即繫矩不可也謂道之相通豈

不可乎曰可也格物不外于窮理窮理不外于學禮學吉

嘉賓禮而知喜樂之等次學喪荒諸禮而知哀之等次學

兵刑諸禮而知怒之等次以禮節喜怒哀樂之中即好惡

之矩也絜矩以公好惡所以行禮也大學一篇本禮書以格物爲禮經之實學學不流于支離以絜矩爲禮教之成功功不流于襍霸

中和說

禮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未與物接之時乎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既與物接之時乎情與物接無拂于人之公心是謂之和物不與接未見和祇言中而已凡物之未接于心也心果無思慮無分喜怒哀樂無以見中矣而志于道者思喜怒哀樂之孰者爲常孰者爲變常

做居集

經說二

二

做居遺書
之六

變固殊而陰陽消長分數無差過與不及之必不和必非達道戒慎恐懼焉情以性爾無所偏主是謂之中中之存諸心者積久而純發始能和當其發之又未嘗不戒慎恐懼以求中節矣戒慎乎自不睹以達所睹恐懼乎自不聞以達所聞未發已發常憂天性之失斯爲時中斯爲須臾之不離也見顯已發也隱微未發也誠中形外未發者終必發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已發之和本于未發之中故中爲大本也漢鄭君曰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致中和者聖人得位行

道有以建中和之極也天地位者寒暑節山川奠一中和也萬物育者仁民愛物皆中和也何嘗求道于虛寂哉

或曰朱子致中和注云體立用行實非兩事則天地位萬物育不得以中和分言矣而不睹不聞卽未發之中先儒解之者多指寂然不動何息何慮之心體戒慎恐懼靜中存養之功與釋氏常惺惺之法同異于慎獨者之息索省察舊解如此今不從之豈不大悖于朱子乎曰朱子之意不睹不聞指未發言獨指將發言乎而于道之不可須臾離注云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又云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

傲居集

經說二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不敬忽此謙該動靜而言自所睹以及不睹自所聞以及不聞隨時常敬也于致中和注云自戒懼而約之于至靜之中敬亦該動靜矣不睹之慎獨之慎豈有二乎戒慎恐懼恩誠之學也程伯子靜觀喜怒哀樂之未發本云敬而無失足以盡之敬非無心也後楊中立羅仲絜李愿中世守此教楊氏之言曰學者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卽矣李氏之受教于羅氏也其始學時默坐澄心以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氣象何如合楊羅李氏之學言之曰心體曰

心論豈非恩誠之學乎李氏又云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
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此
言尤明足見未發之體認實有恩矣非既恩卽是已發也
朱子初季學昭昭靈靈之禪受業李氏已悟其失而當時
淡信程叔子恩卽已發之說未發之中欲以常惺惺得之
由是有主靜之學後知主靜無益乃與張南軒講胡五峯
教由是有察識端倪之學中和壽三說是也其後知涵養
必實用心作中和說四曰向來講論直以心恩索爲已發
而用功亦止察識端倪以故缺平日涵養之功使胸中擾

做居集

經說二

四

做居遺書
之六

擾無淡潛純一之味而發之言語事爲之閱亦嘗急迫浮
露無雍容深厚之氣所見一差害至于此則晚季淡信楊
羅李之教李氏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
發則不可徑言無朱子晚季淡服此論故自言此論壽旣
不領略後又不淡恩遂成蹉過蓋悔之矣卽攷朱子全書
自後言敬該動靜不同李氏之偏重未發而未發時之涵
養非實恩耶羅整庵曰叔子言涵養于未發之壽則可求
中于未發之壽則不可此始一時荅問之言未必爲終身
之定論也且以爲旣恩卽是已發語亦傷重恩乃動靜之

交與發于外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爾羅氏尊崇
程朱者也此言所當恩也張楊園曰人雖成一靜功發時
仍不中節可知平日所認爲中者未嘗中也張氏嫡守朱
子學者也此言所當恩也夫冥然無恩不能立中之大本
安能行和之達道是以未發之時必加求中之功天地何
以位萬物何以育戒慎恐懼以恩索之雖程叔子復起不
能易此言學者未嘗潛玩朱子之書以慎獨爲恩索省察
以未發時之戒慎恐懼用常惺惺法仍是未恩于經文已
不可通當冥然無恩之時而有戒慎恐懼之功以心體論

傲居集

經說二

五

傲居遺書
之六

之豈果如此朱子中庸章句之意豈果如此抑聞之書恩
曰睿睿作聖中庸曰慎恩之恩之弗得弗捨古人之重恩
若是而談冥寂者則必援易傳之寂然不動何恩何慮以
標宗旨不知傳言著卦之神無恩無爲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非言人心之本體必寂然也感之四憧憧往來朋從爾
恩以初二三之來感上之往而不感過爲區別是謂憧憧
朋從五咸其晦則上亦感矣天下無不可感同歸一致何
必恩朋從何慮往者之不感易之愒如此而已君子之學

治心必歸于恩誠治經必求其實是

胡敬齋申朱子說以
常惺惺法爲未發之

戒懼不如羅整庵之說爲確劉巖山評中和說四云朱子已見得後仍做鈍根功夫巖山靜坐以常惺惺爲聖學故以中和說四爲鈍根甚矣讀古人之書未易定是非也

靜說

論語知者動仁者靜非以動靜分陰陽也易傳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動靜各具陰陽矣如靜則有陰無陽動則有陽無陰非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非繼之者善也道以流行言善以繼續言耳說者謂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皆言性之靜寂而已性陰善陽非儒者之易說乎抑知靜豈必冥

傲居集

經說二

六

傲居遺書
之六

寂哉月令事欲靜類推之詩琴瑟靜好邇豆靜嘉皆以事言詩靜言息之類推之大學定而后能靜經解潔靜精微皆以息言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所感于外不息而渾全之固靜矣息之得正好惡不繫于物亦靜矣靜則專不息則翕此統言之也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以天命不可須臾離渾息未發宜中固靜矣分息喜怒哀樂之殊常變隨時陰陽消長多寡有數亦靜矣此言息之靜象乾之專也論語孔注無欲故靜是也夫誠者不息而得卽不息善而無礙息誠自

無間斷學者不能然。恩睿作聖而已。克念作聖而已。不言克念。非罔念乎。蘇子由解中庸曰。未發之中。佛菴也。六祖所謂不惡善不惡惡也。或從而轉之。則曰。此常惺惺。恣也。諱言有心之恩喜言。無心之覺當。恩不恩偏于陰矣。由此罔念作狂。皆自以爲聖學矣。

誠明說

禮中庸重言誠而載孔子之言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慮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則聖賢之誠有二矣。子思子復申之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

傲居集

經說二

七

傲居遺書
之六

之教。則性者如堯舜性之之道。卽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教則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朱子注。判天人分聖賢。固據經以立說矣。雖然中庸旣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復以誠明申言性教。抑亦見學者之功當誠明。交進合性教爲一矣。必欲判性教爲二邪。夫聖人之道。自誠明者爲多。而孔子自言好古敏求。又言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則古今事變之極。制度之極。孔聖必學之以諗其實。使此心全體洞然而可以自慊。是聖人之自明誠也。賢人之學自明誠者爲多。而此性本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端感發于不容已者皆靜觀而自得則亦有不教而明者焉是賢人之自誠明也且以凡人言之凍餒不食爲穿窬憤激不敢爲忤逆彼猶有性之所自明者而謂賢者無之乎士君子仰法聖賢知己之性有自誠明者天生之物則不容汨沒于幽獨之中此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而復知己之誠有必自教而入者禮義之是非相似必博攷而詳辯之夫亦以天下之失禮義者非必夙具邪心也非必臨事之頃出以有意之私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心苟不明而誠由此虧也自明而誠教之爲益大矣夫朱子教人自

做居集

經說二

八

做居遺書
之六

明誠而以朱子爲支離者專闡自誠明之道曷若誠明交進性教合一之爲無弊也哉

誠說

子思子因誠身必先明善申之曰自明誠而中庸大旨則教人以誠而已矣戒慎恐懼須臾不離君子所以俛時中者恩誠也小人未必欲反中庸而卒反之不恩誠也

今二章宜

合爲一

帝舜之用中誠者也顏子擇善固執恩誠者也子路

問強告以不變塞塞實也卽誠也依乎中庸遯世不悔無道不變之誠也夫婦雖愚不肖及恩誠之至得聖人之所

不知不能聖人之誠及于鳶飛魚躍補天地之所憾誠無
闕于大小也庸言庸德之慤慤誠也筮位者之正己無怨
誠也以一家言由妻子之無咲心好合解今誤致兄弟之樂且

久而父母遂順此誠之自邇而遠自卑而高見于人事也
而誠之大者幽足以達鬼神帝舜文王武王周公天神格
宗廟饗統之以誠鬼神之盛人視之不見安敢不見而遺
之人聽之不聞安敢不聞而遺之人以心體物知其不可
遺則不可度不可射誠自不可已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
可揜揜止也已也體物屬人誠屬人四章皆貫哀公問政數章之言誠

做居集

經說二

九

做居遺書之六

不待贅大哉聖人數章君子誠于崇禮天子誠于作禮樂
作禮樂與致中和遙應禮以制中樂以敦和誠義已際祖
述憲章特言仲尼與首章遙應一則曰惟天下至聖再則
曰惟天下至誠見孔子惟至誠知至聖故結之曰苟不固
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今三章宜合爲一末章引詩言
化民之誠聲色之大非誠也德輶如毛毛旄通輕疾如旌
亦聲色之類非誠也詩曰上天之載蕪聲蕪臭言文王孚
萬邦誠如天也詳見論語後案衛靈篇解中庸者當知不見而章不

動而變皆誠之所格而或以戒慎恐懼爲佛法之常惺惺

或以無聲無臭歸之寂滅皆諱言恩者也式三謂孟子改中庸誠之爲恩誠士蓋有恩誠而未誠者矣安見不恩而誠之哉誠者不恩而得謂有時不恩而誠無闕斷也恩誠者有所闕斷恩以續之者也如謂誠者不恩失于恩子之意如教誠之者不恩又豈孟子之意俞理初曰皇甫持正伊韓文抉經之心執聖之權跋邪紙異以扶孔氏微香此等作可以當之

上達說

論語曰下學而上達程朱二子以爲上達之妙難以言語形容人不知而天獨知之豈聖人自贊其道之高深幽遠

做居集

經說二

十

做居遺書
之六

果如斯歟而後世明心見性之儒自信既堅自任亦勇各以己所頓悟者言上達之旨超凡入聖欲以簡捷得之其所謂達達其所達非聖人之所謂達矣合而論之二家之說皆非也論語自公伯寮之愬至荷蕢之果連章駢敘皆記道之不行莫知之歎不怨不尤之答謂世不用而無怨尤也世既不用而刪詩書訂禮樂贊易修春秋憊憊斯道之心上通于天而天自知之故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其意如史記世家漢書儒林傳說苑至公篇皆可援證聖門傳受之師說如此蓋士不用世當以治經爲天職矣不

然申程朱二子之說不能不推之元眇而元眇者頓悟所由起也孔子之自敘所學也自立不惑充之至于百順心從孟子之論品也自可欲之謂善充之至于聖神聖學之入心積之于悠久矣無所謂頓悟也顯微于所知所行矣無所謂元眇也近儒各言上達其甚謬者以墮黜聰明直求心體爲下學之功以一念萬季爲上達之妙離經必至叛道而猶曉曉然自謂得聖學之正傳也豈不謬哉

蕩說

聖人之教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曷謂爲人講

微居集

經說二

十一

微居遺書之六

論經籍無益于己徒餉人也又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曷謂肆行不逮言志高言大也曷謂蕩幽遠其言無所歸宿也肆之弊已近于爲人蕩則恣爲微眇深刻之言往復辯難而無益于聖經不可以言學其說足以眩人而不足以勸懲人亦不可言學之爲人故學之上者由成己以成物其次肆與爲人其下者不學而蕩揚子雲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成無虧爲眾人言而蕩不如眾人之無言荀子曰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

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言而蕩言之有害而無用妖卽在于言妖言必誅在周官
曰造言之刑

心迹說

心迹可判乎曰有之君子之過也當略迹以原心小人箝
善掩不善當因迹以推心孔聖之教曰觀過知仁曰視所
以觀所由察所安人苟暫觀其迹之難凭固宜諦審其心
之常也然則論語言視所以必先以迹孟子以言之詖淫
邪遁而知心之蔽陷離窮此不分心迹何邪曰有迹是而
微居集

經說二

三

微居遺書
之六

心非者罕有迹非而心是者也迹常不正卽心常不正迹
偶不正卽心偶不正矣此心與迹之不必分也然則論語
言晉文譎齊桓正說者又有心迹之分是邪非邪曰心莫
難于純詩所以僞文王之純也齊桓之心謂之不純可矣
謂之常不正不可也僑者論性以爲人無不善論心則以
爲人無一善性心之異如斯乎齊桓固有失其正者而得
正者爲多孔聖許以正豈其心常不正而無天性之發乎
豈其天性隨發隨沒如桔之反覆者不能存乎齊桓果如
是而下于桓者將何以加之乎王霸以純駁判不得盡以

心迹判抑讀莊子言人莫哀于心外死者心未嘗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此亦古今公論則心迹之不可判多矣自古君子之論人恆恕小人恆刻揚子雲曰段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許魯齋曰僞人之善以迹言議人之失以心言人之失其始至微其終至于不一救仁人雖惡其忒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善迹旣箸卽從而美之不必覈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善哉揚許二子之言何其喜人善而許

傲居集

經說二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人以改過乎人雖繁行有虧終能一日咎宥之非沛然息改之并守之久而不失此卽心之正而性之復也鳥得所爲迹而棄之盜牛守劒喜是一人射虎斬蛟力去三害常相見其爲人之果毅

鄉愿說

古今之可僞中行者有幾人哉其爲天下用者狂狷之有學者而已不狂不狷而竊中行之似是鄉愿也夫世有其箸之是非不待君子詳辯之力持之者鄉愿方且自矜其能辯之能持之以沽忠信廉潔之名矣而季世之好惡祇

與利害相衡季世之利害多與是非相反鄉愿申其是非
之不忤于世者而怵然于忤世之是非知其宜言而不言
知其宜行而不行順人之所好所惡冀置其身于有利而
無害豈知重于違世輕于立志遂爲道德中之一大賊也
邪嗚呼其亦幸而居季世使世之不知是非者共以愿僂
之也亦不幸而居季世善類既孤與世同濁遂爲此不狂
不狷之賊也夫惟君子能轉移斯世不爲世所轉移其上

爲中行其次狂狷而厲之以學

梨洲先生曰詩文之鄉愿漢筆唐詩襲其膚廓讀書

之鄉愿成敗是非講貫紀聞皆有成說道學之鄉愿所讀者止于四書通書太極圖說近思錄東西銘語類推言之

傲居集

經說二

丙

傲居遺書之六

凡朝廷之資格官府之舊規往來之情面胥吏之成例皆鄉愿之薪傳也賢者苟欲有所振動則舉世目爲怪魁矣耦俗全身古今同慨

好名說

富貴榮名也不義之富貴污名也聖賢令名也貌襲乎聖賢僞名也春秋傳重令名其辭曰君子無令名之難令名德之輿也恕恩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不獨春秋傳也傳中義曰名義教曰名教節曰名節重言名者皆謂令名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侮之以能讓非僞名也謂其避污名淡榮名而愛憺名節求爲聖賢耳有求爲聖

賢之志未嘗不好聖賢之名後儒不審蘇氏解之遁辭知窮因誤解孟子而輒以好名相詬病試問之其所好者何名也苟聖賢之令名可不保護之乎自莊子言名之相軋言爲善無近名甚至以伯夷夙名與盜跖夙利爲類此蓋取天閉人隱指囊蕪譽之義歟而揚子恣言則曰不爲名之名其至矣乎爲名之名其次也二者合言之其義乃憐君子之于名有忘有不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此忘之也忘之而得至名也舜人也而傳後世我亦人而憂爲鄉人此不忘之也不忘之不失名之次也孔子慮君子

做居集

經說二

五

做居遺書
之六

之不成名疾後世之名不侑贊大德之必得其名有天下之不失顯名後儒必卑厲好名轉希忘名此三代後議論日高嫌避日多負材之士一出其力以任當世事即犯時人之譏誚而自愛者遂藏鋒斂鏘不願自表襮則天下大事誰復慷慨以當之管范堯夫貶永州怡然就道或以爲近名荅之曰若避好名士無爲善之路矣魏元履力于善或皆以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此正言也陳和仲曰來士于三代上惟恐好名來士于三代下惟恐不好名此對母黨之權相而婉言之也三代上何

嘗不求佞名節之士哉

或問曰好名之說信然矣陳仲子能讓國而孟子所之何

也曰此又誤解孟子之書也孟子曰是舍簞食豆羹之義

也人莫大焉言仲子之所舍者小人不可張大之也世傳

仲子卻楚聘不必言其偽周燭齋所高士傳之偽見辨正即有之豈果以

三公畀之鄒陽言仲子辭三公而為人灌園則張大言之

也自古能讓國者伯夷季札是矣其心以倫義為重乃能

以得國為輕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孟子疑之疑其與以

千乘之國未識能辨禮義否耳不然廉能讓國而可比之

傲居集

經說二

六

傲居遺書之六

以蚓也邪讓國之事大舍簞食豆羹事甚小顧可誣大為

小也邪

性重擴充說

易曰窮理盡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何謂盡窮究

物理以擴充其善端而已矣人心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四端端之待充如物之待養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養

而充之保四海塞兩間可實徵諸功業不養胡充不充胡

盡痛敲鍊于物之就从而構怨興兵不忍而終將忍之卻

羹食于身之將从而美宮奉妾可已而未能已之孟子所

澹澹也然則孟子言良知後儒言致良知何乖于盡性之道而輒非之曰孟子此言爲告子諸人外仁義而言之也無它達之天下謂仁義它卽愛敬之達于天下也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不外愛敬之擴充此言孝弟之良知良能正欲擴充愛敬之心不爲憚人不敢惡人使仁義之達于天下知非外耳後儒言此心之靈明復以虛寂爲靈明之本則論者非之或曰生子言生之謂性何以非之曰生之謂性者以長生爲性一慮擴充仁義之足以動其心而傷其生也莊子以伯夷名盜跖外利均爲殘忍以傷性

傲居集

經說一

七

傲居遺書
之六

而遂遺棄世事自謂方外之人淮南子以顏淵拜伯牛皆迫情拂性促其天季養生家之意正同孟子以爲人物皆知愛生而牛性已異于犬性人之性豈等于犬與牛是以不得于言則求之不得于心則求之仁義所在不敢嗇用其精神而大者復舍生以取義以成仁知仁義爲內就其性之所安而形體之能不能保不違顧焉此擴充之道也此盡性之道也

五德分合說

仁禮誠信智曰五德仁者人也同類相人耦也禮者體也

統體皆安曆也曆經借鑑然後禮義有誼者宜也權宜

利物有害決矣也易利物以和義禮除害謂之義信者誠也善言

必踐慎終如始也智者知是非得失燭于幾微也仁如

春之生禮如夏之盛誼如秋之肅信如冬之藏智如中央

之運天人同四時仁如木實之綿植本支如杏仁禮如火

光之明分條理本燕居非燭何見誼如金刃之裁制成器信如水

潮之朝夕定期本易坎行險不失信智如土氣之異科竝育天人同

五行德曰天德性曰天性理曰天理一也謂其合于天也

其施于人仁愛人禮敬人誼正人信聯人智擇人天下之

做居集 經說二 大 做居遺書之六

達道也合而言之學通五行氣備四時者五德相濟如十

二律之旋相為宮為仁必復禮由禮而型仁也親賢等殺

禮之所生仁誼非禮不別也誼近而信可復信裁于誼也

協諸誼而禮起禮裁于誼也智者利仁不仁焉得智也錯

枉使直未智焉得仁也聖人以仁誼治天下殺一不辜行

一不誼得天下而不為心所同也清和不及聖之時智不

大也大智能通時之變即仁禮誼信之大成聖為大而化

之聖也智者始條理聖者終條理故聖學先智劉剛中師友問答引

朱子說以智為仁禮誼信之先以貞配信

朱子說以智為仁禮誼信之先以貞配信

爲我兼愛說

墨子曰吉凶與異同患來此難之液樂富貴

先儒謂楊墨學仁義而差無君無父流弊至此不然也楊墨生威安之世子孟子爲先進以後來之流弊加先進之

名儒何忍誣之卽誣之而處士之學其學者能屈服乎且

孟子顯斥楊墨之言盈天下非其本恚如此乎楊子爲我

輕世肆志求自取其樂而廢君臣之義視富貴如浮雲非

必不義也墨子兼愛急于救世而短喪過于節用而薄葬

親親仁民愛物不分差等所謂二本也孟子辭而闢之既

入而詔之今本作招蓋亦生民一治矣雖然儒者之甘自

傲居集

經說二

五

傲居遺書之六

偷惰固不足論而有志爲儒意欲行善出乎此必入乎彼

何可勝道被髮救門未能閉戶卽兼愛矣無祿于朝遂忍

視天下之陸沈魚爛卽爲我矣明之季在朝者談明哲保

身任野者或喜沿途往教或持清議裁量公卿此不墨不

楊之所以均失也孟子惡子莫之執一無權能權者有時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有時斷脰抉腹以殉社稷居仁由義

推而行之存乎通斯人也其魯儒之畝宮堵室不念百姓

之病者乎

張南軒與呂東萊書曰以不當憂責爲牽近世士君子墮在此病甚多此意先自隔絕無所感

通一旦臨事豈復有力三復斯言知楊學尤害于人故學先逃楊次逃墨易曰吉凶與民同患求孔顏之所樂當復

恩孔顏之所憂

七情六情說

禮之禮運言人之七情喜怒哀懼變惡欲春秋昭公二十

五季左傳言六志曰喜怒哀樂好惡白虎通言六情與左傳同好惡即愛惡也樂即欲也未得為欲已得為樂通言

之則一也不言懼者君子有懼有不懼傳所略也禮中庸言喜怒哀樂不言好惡董子繫露陽尊陰卑篇云喜氣為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是喜怒哀樂配四時也其王道通三篇則又

做居集

經說一

三

做居遺書之六

云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尋繹董子之意哀出于惡有所惡而莫卻則為哀樂出于好有所好而能遂則為樂是哀樂與好惡二而一也又以董子之言例推之喜出于好喜有施舍怒出于惡怒有戰鬥則喜怒與好惡亦二而一也然則喜怒哀樂皆好惡之所以運用也猶四時之有中央也大學言致知因其心之所不知好不知惡而致之使知誠意者誠其心所已知之好惡正心者正其所好惡絜矩者所行能同天下之好惡言好惡而喜怒哀樂在其中矣白虎通曰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

傲居集

經說三

定海黃式三撰

申董子功利說

董子曰正其諛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申之者謂成敗利鈍非君子之所謀所計此卽道諛中有功利不得計及也而疑之者則謂諛與利迭爲用道與功本相因置功利而不言直迂腐無用之士百式三曰疑者失之申之者亦未爲得也且疑者之啟其疑正由申者之誤爲申也夫孔子有喻諛喻利之訓孟子對梁王宋牼有諛利之辨董子之言正本孔孟則疑董子之說爲迂腐者可以悟矣禹無功何以成九歌乾無利何以成四德必諱道諛中之功利則道諛乃無用之虛語百易言吉凶禍福以明事之利不利書言得失存亡以明功之成不成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以勸人善禮之大學所以利爲利而仍言以諛爲利則道諛者治之本功利者治之效本立而效自見此非君子之所諱固章章矣申董子者言之迂腐反似君子無用豈董子意哉董子之意若曰事之有利無害者諛也正其諛而諛外之利勿謀也行之有功無過者道也明其道

傲居集

經說三

一

傲居遺書
之六

而道外之功勿計也。諒外之利必參害道外之功不敵過。因易王問越句踐臣而荅之固宜如此。如猶不信益讀董

子繁露之書。

稽生弟穎曰迂儒何用徵實始有用

申韓子仁義說

異端小仁義韓子大之後儒之談仁義乃竊附異端之近似則仁義之充塞不在異端而在儒而韓子之意亦不明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此非一人之言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公其生生之心是謂博愛而仁存焉矣能除天下之大害能興天下

做居集

經說二

二

做居遺書之六

之大功謀其身不遺乎人通于今無弊乎後是謂行而宜之而義存焉矣于文人二爲仁于心爲志

見說文

禮儀本作

義仁義本作諛

見周官肆師注

孔子曰仁者人也

人也在仁道相親耦也見中庸

表記

義者宜也孟子言仁必達其心之所不忍義必去其

心之所羞惡其歸一也後儒之言仁義者則不然以仁之本體經傳所未嘗言而必求之于冥寂以義之用反乎利而爲義者必成敗利鈍之不計是言也聖賢經傳無此言也孰授之而受之邪爲異端之學者博以清淨爲宗旨而儒之習異端者所談仁義竊取其近似以附之信如是古

之習異端者何必菲薄仁義邪古人必菲薄仁義以習異端于是韓子以仁義闢異端後儒反援異端以談仁義而遂囂囂然告韓子之原道爲未明乎道也果韓子非而後儒是邪是亦不怠之甚也

王簡夫曰被香作此說客駭之所申遂有所所所所之大儒豈亞于韓子邪子荅之曰所所何仇所所何親辯此者恐仁義之充塞耳如謂論語言仁五十八章百有八字尙祕本體而不言是孔聖慣作鄭五之歇後語而顏冉之請事皆斷輪扁之所謂糟粕矣如謂無所爲而爲之謂詒一計功驗正詒卽是謀利則大學之六欲六先豫存私意中庸之九經九效空附贅辭矣可乎哉客聞言慚阻而退附誌于此

申戴氏氣說

徹居集

經說三

三

徹居遺書
之六

氣之輕清上浮者天重濁下凝者地天地大氣所包也天之氣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者道卽天氣之推行者是也張橫渠所謂語其推行故曰道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之氣未成形以疇爲道旣成形則爲器五行卽五氣成形則五器也戴東原說甚憭儒者不得其解乃曰陰陽爲器所以陰陽者理理乃爲道離陰陽而言理因離氣以求道能不入于空眇邪地之氣蒸潤而泛濫者爲水澤凝結而高聳者爲山阜所謂俯而察于地理者理卽地氣之推行

有條理者也所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者地道卽地理地理家云隴磬其麓支磬其巔陰陽相交大較如此原未有誤戴東原云欲知山之脈絡先看水之去來水未有不依山脈者亦地理之精言也僞青囊經先天體後天用理從先氣從後世儒用此說而離氣求理烏知地理邪人秉五行之秀氣以生其性善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謂陰陽相繼續則不偏人備之則性善也禮曰分于道之謂命形于一之謂性謂人物同稟于陰陽而人之靈于物者別爲一類也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敬居集

經說三

四

敬居遺書
之六

者人爲萬物之靈其氣能以仁義相感通也申喜之母久失在外以乞歌心悲詳問而得之庾黔婁之父遠居于家以初病心驚棄官而養之此其氣之往來感通微妙非人所測正如蚌之受精于月燧之取火于日磁之引鍼葵之向日人莫能言其故而氣之往來感通固實如是王者至誠之德上足以感天其保民如保赤而仁義之化不見而章不動而變人同此氣因相通如此也中庸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戴東原以爲言化民之道亦氣之相通也必舍氣而空言理則易傳中庸之文反視爲不切之陳言可乎

凡天地人之氣推行各有其條理而非氣之外別有一理
求理于氣之先者二之則不是理氣無先後二之不是本
朱子舊說薛氏羅氏劉氏
皆中之似無待辯然諸注皆是分爲二何邪此文是
作是述明眼人自知之以申戴爲異者眼孔太小

申戴氏理說

戴氏東原作孟子字義疏證言理言天理有異于管儒管
儒言天理之超乎陰陽氣化者曰陰陽氣也形而下也所
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也是形上之道惟天理足以
當之矣戴氏則據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言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陰陽卽爲天道不聞辨別所以陰陽始可當道

傲居集

經說三

五

傲居遺書
之六

之僂樂記言天理指人心中天然之分理非陰陽而上別
有所謂天理此其異者一管儒旣眇言天理而以天理之
賦于人爲性之本矣戴氏則云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
別之名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
得其分則有條不紊謂之條理凡經傳中言理謂人情之
不爽失者也非指潔淨空闊之一物也此其異者二管儒
旣言天理爲性之本則以理之得于天而具于心爲人之
所同其說依據于孟子戴氏則謂理至聖人而後無蔽始
能推諸天下萬世而準易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中庸備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如是始爲得人心之同然如是始謂之得理孟子以聖人先得義理爲人心所同然其解如此若未至于同然而存乎人之意見不可謂理六經孔孟之書以及傳記羣籍言理者少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由自矜理具于心而遂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此其異者三筮儒旣言天理同具于心以此理爲完全自足而人非生知安行氣稟所拘未有不污壞其所受于天之理有學而後此理漸

做居集

經說三

六

做居遺書
之六

明學者是以貴復其初戴氏則謂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心能辨理義血氣心知皆有自具之能是性善卽于形氣見之而非壞于形氣也戴氏又謂人因質之昧而失理學之有可進于智者人之血氣心知異于禽獸心之精爽學以擴充之于事靡不得理是求理不在血氣心知之外也戴氏又謂人之形體資乎飲食之養始于幼小終于長大非復其初人之德性資乎學問之養始于蒙昧終于聖智亦非復其初孟子是以貴擴充不言復初也此其異四其異五其異六筮儒旣言理爲氣稟所壞因謂人有氣稟始有

情欲之擾其說以樂記爲依據戴氏則以理卽情之不爽
失者在己與人皆謂之情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樂記
云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欲出于性由一人
之欲推之知天下人之同欲此謂反躬而依天理媻一人
之欲而滅沒乎天下人之同欲此謂不能反躬而窮人欲
欲不可窮非不可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卽合
乎天理矣此戴氏之說理其異七也有此七異聞者驚且
譁矣雖然益言其同程子遺書曰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
在我之謂性見于事業之謂理朱子于孟子注引程子易
做居集

經說二

七

做居遺書
之六

艮卦之傳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于近恩錄又引之于論
語或問吾十有五章辨窮理盡性之分云理以事別陳氏
北溪朱門高弟也曰理是事物當然之則如止仁是爲君
當然之則止敬是爲臣當然之則孝慈是父子當然之則
理與義對言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所以處此理者明辭
氏敬軒羅氏整庵大儒之遵守程朱者也辭之言曰其中
脈絡條理合當如此也又曰所謂理者萬事萬物自然之
脈絡條理也循其脈絡條理而行本無難事惟不知循理
而行所以崎嶇險阻不勝其難也又曰論語一書聖人就

事言而理在其中論理不及事末流爲虛無之弊又曰古者詩書禮樂俱以事物教人而窮理亦于事物窮究故所學精粗本末並該而無弊後世論理太高未免有弊又曰庖丁解牛祇是循理又曰理不外事惟于事求其理理既明卽以此理處此事斯得其當羅之言曰學者溺于明心見性之說于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于一偏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曰士之好高欲速者以理但當求之于心書可不必讀讀可不必記貽後學無窮之禍張氏

楊園近儒之嬉守程朱者也張之言曰聖人教人一則曰

傲居集

經說三

八

傲居遺書之六

窮理一則曰精義有物斯有理處之得宜則義也故曰有物有則又曰義之與比是豈離事而懸想一理乎世儒好非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語多見其惑于邪說而不自知返也又曰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天理己所以應之能各當其則方爲無私心而合天理程朱陳薛羅張之言如此合戴氏言參之則理也者在物當然之則是聖人所條分縷析而君子所不敢紊也大學曰格物物者身心家國之事此物本非外物非外而謂格之在外乎格物之理所以致心之知卽可見求理于物之不同于告子外義矣若後

儒說理具于心視此性爲光明洞徹遂以意見爲理耳或曰戴氏言意見之不可當理固矣而曾儒言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亦復破之得無使逞欲者之藉口乎曰否否不然也論語備公綽之不欲勸季康子以不欲皆戒私欲也戴氏所謂學者莫患乎自私也論語言欲而不貪富與貴是人所欲孟子言生我所欲欲貴者人之同心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此皆不諱言欲者專恣之欲不可有同嗜之欲不能無也後儒爲列莊淮南之學者謂儒家設立禮儀辨別等次誘之以欲而剪之以節欲此顯斥儒說而自申其清

傲居集

經說二

九

傲居遺書
之六

淨無欲毀棄禮義之悖固不可不辯其援無欲之說以附于程朱者謂人欲淨盡卽天理流行故援異端之所謂眞宰真空者卽全乎聖智卽全乎理主于公情欲以勿害之不復以學問擴充之是尤不可不辯戴氏之所辯如此而已朱子辯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亦未嘗不善至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始爲惡又于孟子注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又于大學或問格致章云飲食男女皆人情之所有而不能無但學者宜察行乎其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朱子不用異端絕欲之說

也論語三月不違仁之注程子媵以無私欲爲仁朱子夏
之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是不謂過欲卽存理
也薛氏敬軒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又曰聖賢所謂
無欲者非如釋氏盡去相塵以其不流于人欲之私卽爲
無欲也羅氏整庵曰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所言喜
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于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
重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
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爲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爲善爲惡
係于有節無節耳使後之學者能知此愜不援無欲之說

傲居集

經說二

十

傲居遺書
之六

以牽引異端戴氏之辯固可以已或曰戴氏之言理欲非
儒既有與之同者矣而以陰陽之氣爲道則理氣不分豈
非戴氏之舛舛乎曰非也程伯子于易傳形而上者謂之
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亦嘗合解之謂陰陽曰道惟截上下
最分明上者卽是道在人默而識之朱子荅柯國材書曰
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全體羅整庵取此二說以
明理氣之不可分羅氏又曰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
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闢一闢一升一降
循環無已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

民之曰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而卒不可亂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而行也凡此與戴氏說同乎稍不同乎夫後儒之疑戴罵戴者爲其說之駁程朱耳而以程朱之所自言與尊信程朱者之所言參互引證學者可平心讀之公戴氏之矯枉過正而取其所長在善學者之實事求是也雖然今之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其說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矣何能與之彊辯也哉

申戴氏性說

徹居集

經說三

士

徹居遺書
之六

荀子之言性詳于惡略于善董子及劉子政楊子雲之言性皆兼善惡孟子非不知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皆人自然之性而以君子不謂此爲性必矯以心之能說理義者明性之善得孟子之指而諸儒之論性可以參而貫宋程子遵孟子言性善而又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意蓋同惟理氣之分程子勘之朱子承之而戴氏力辨之旨朱子于告子篇注云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是言人物之氣同戴氏則云知覺運動者人物之生知覺運動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

血氣心知本于陰陽五行人物自區其類孟子言同類者舉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可知也此其異一朱子旣言氣質之惡人與物同而中庸注云人物各得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又隸人物以言理之一矣戴氏則以天命之謂性者命爲限制之名如君命之東不得之西人物生而隕于天故曰天命大戴禮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分于道者分于陰陽五行一言乎分則其隕之于始各隨所分而形于一也此其異二朱子旣言氣質之惡人與物同而遂以孟子性善之說不論氣爲不備未能杜絕荀

傲居集

經說二

七

傲居遺書
之六

楊之口戴氏則謂孟子言形色天性言平旦之氣言動心忍性皆據形氣而言形氣本于天備陰陽五行之全孟子不臯其形氣也此其異三朱子旣言氣質之惡人與物同而其言性善不得不推理于天故云人生而靜以上人物未生祇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方說性時卽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是性之本體所謂在人曰性戴氏則云信如此孟子乃追溯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時已在人生以後已墮人形氣中不得斷之曰善且由是言之惟上聖不失性之

本體其下皆失性之本體直是人無有不惡不得如孟子
言人無有不善究之孟子就人氣質而言性善非離氣質
而空言天理之善也此其異四朱子旣因孟子之言性善
而推理于天子論語夫子相近之言與夫告子生之謂性
俱以氣質言因謂孟子之言與夫子異告子之言與夫子
同戴氏則謂論語言相近正謂俱近于善原與孟子言合
告子據自然者爲性以義爲非自然轉制其自然使之勢
以相從故以義爲外彼見窮人欲而流于惡者適足害生
卽慕仁義而爲善者勞于學問亦于生耗損于此見定而
徹居集

經說三

三

徹居遺書
之六

心不動其生之謂性之說如是不知凡有血氣之屬皆知
懷生畏死因而趨利避害以是言性是同人于牛犬而無
別而易傳論語之言性皆據人之異于物言原非同于告
子也此其異五朱子旣以博論氣質者原告子因以此原
之重學也無于內而取于外孟子之重學也有于內而資
于外一以氣質爲惡一以氣質爲善論性未嘗離氣質也
此其異六朱子旣信理氣之辨遂謂才有善有不善而以
孟子之論爲未密戴氏則謂據其限于所分而謂之命據

其爲人物之本始而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謂之才性善則才亦善孟子言性于陷溺梏亡之後人見其不善猶曰非才之梟以氣爲不善是于天之降才卽梟才也此其異者七有此七異聞者驚且譁矣雖然此非戴氏之勑說也程子之門人楊遵道曰觀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又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梟則是以情觀之才非不善才者爲善之資譬作器械有才方可爲也善之本爲性能行善者爲才楊氏之言固據經以立說矣朱子之門人劉季文曰旣言性有氣質安可合人物而言自亂其本

傲居集

經說二

齒

傲居遺書
之六

原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又曰古聖賢言性命有兼人物言者有媵以人言者易曰各正性命樂記曰性命不同此乃兼人物而言然旣曰各正曰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劉氏說以氣質之在人必與物異則知性善之說不宐于氣質外別求義理之性戴氏謂古之言性不離才質不遺理義知其非臆說也慈谿東發先生樂宗朱子亦謂言性者自分理義氣質而後學乃陰陋夫子相近之言羅整

庵曰程張朱子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學者之感終莫之解則紛紛之論至今不絕于天下亦復奚怪劉蕢山曰性學不明祇因將此理別視爲一物盈天地閒祇有氣質之性謂別有義理之性不稜于氣質者臧三百之說也諸儒豈欺人者哉讀經有所得雖異于程朱二子而不敢自隱耳戴氏之說讀者求其是而已何必同或曰理氣之辨道統之大綱也此說果誤後學何取恣焉曰後儒志力行當于經訓之燦著者尋繹之以求無背于朱

傲居集

經說三

五

傲居遺書
之六

子而必嘒嘒然自申其不可竅詰之說乎朱子見人之氣質多粗駁因謂氣之善者理實主宰之意亦欲人擴充此善端也論語注云明善以復其初亦謂學以擴充其善不汨本心之善端也戴氏所謂朱子引莊子語而指歸異也且朱子見人之氣質粗駁者或爲物欲所誘或爲柔昧所拘兢兢然以變化氣質爲教此卽孟子不謂性及忍性之說所當恣朱子者在此也夫必好爲捕風捉影之談乎哉
申黎洲上帝說

古者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大宗伯大司樂之文

甚明郊祀上帝天神也上帝之外又有五帝者四時之氣皆天主宰之總之爲上帝分之爲五帝此周公大聖所定不可易也承天者地而之祭非特方澤爲重遠之五嶽四瀆近之井竈門戶亦周公大聖之所定不可易也立

見樂

記鄭注

廟祀之則曰先聖賢人不能盡升魂于天而學校中

侑者功不可歿而大夫士官師之廟或三或二或一亦周公大聖之所定也後世東岳大帝之祀徧天下地而冒天

徹居集

經說三

六

徹居遺書之六

帝之名文武二帝之祀徧天下人鬼冒天帝之侑儒者尊事孔子爲先聖或侑文宣王今公王而侑聖非特先聖不以封爵爲重亦懍懍乎名分之不越也自佛氏興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說主其教者使佛坐于上而四天王在阿側供其役使西域之自尊大如此近天主教入中國力破佛說之誕而抑佛崇天稽其事實以耶穌之人鬼爲天主未嘗行天帝之正祀也而主其教者則謂天主外皆淫祀可以一切罷之非特彼教之敬肆其說亦由儒者不能詳言周官三大禮以折之其禍遂至此極夫天地人爲三

才天之不可無地與人猶國之有君不可無臣家之有父不可無子設使今有舉上帝正祀者亦不可絕地而人鬼之祭享況乎上帝無正祀以人鬼爲天主而欲廢一切祭享之典乎主其教者苟急于自反知己之智略萬萬不及周公則必悔焉說之非否則自以爲是謂周公之典爲不足法此怨恫所以日滋災異所以頻起而天下之禍無已日矣詩譏幽王臣具曰子聖王伯厚曰自聖者亂亾之階葉氏經學辯

經非易明而學者不可堅自信嘗讀葉水心文集及習學

儼居集

經說二

七

儼居遺書
之六

記言講學大旨不覺廢書而歎也葉之駁孟子曰洪範五事內外相成故堯舜備諸德而以聰明爲首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孟子以心爲官出孔子之後此其言豈不爲當時學者舍貌言視聽之四主心之一自謂能立乎大而官骸不束葉氏遂激言之乎然孟子之旨晦而孟子以此受誣矣葉之駁大學曰大學以致知格物爲要物爲是爲非格爲絕爲通作大學者自知不明以誤後學程氏以格物爲窮理安得意未誠心未正者而先能窮之若以爲未窮理而求窮之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安能求之

此其言豈不爲當時學者以致知格物有經無傳紛紛歧說葉氏遂激言之乎然大學之旨晦而作大學者以此受誣矣葉之駁中庸曰孔子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爲孔子遺言則顏閔猶無此告語何以獨闕於家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此其言豈不爲當時學者談元虛則藉口于無聲無臭談活潑則藉口于鳶飛魚躍湖天命則藉口于無性葉氏遂激言之乎然中庸之旨晦而子思以此受誣矣葉之駁論語曰曾子告孟敬子有精粗貴賤之分未必知一貫之旨以

徹居集

經說二

六

徹居遺書
之六

忠恕爲一貫古聖賢經緯天地之用固不止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語未經孔子是正不可以爲準此其言豈不爲當時學者專夸大曾子一貫之祕傳于禮之度數經制視爲粗迹不加詳攷葉氏遂激言之乎然論語之旨晦而曾子以此受誣矣葉之駁易傳曰孔子未嘗刪詩定書作春秋于易則箸彖象傳其餘文言繫辭說卦傳非孔子作此其言豈不爲列莊釋氏言太始太籙言寂滅言六合外皆其身所親歷目習見耳習聞當時學者乃引大傳言太極言無恩無爲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爲此儒

道所固有葉氏惡其儒釋合爲一而遂激言之乎然易傳之旨晦而孔子并以此受誣矣夫學者管窺蠡測或據經中一二言張大術之以標宗旨或據經之暗昧難明者假俗說之希獲古聖不傳之祕于是偏執拘滯之論幽眇元虛之談遂鎔出于其間葉氏于此欲矯時學之偏當沈潛反復于經旨之正而遂敢告經也乎聖學不外于經學經之義如山玉海珠任接不盡如冬裘夏葛隨用非偏語大則任人所莫載語小則析人所莫破是以孟子言先立乎大則貌言視聽之主以恩猶水火金木之運以上雨暘燠

徹居集

經說二

克

徹居遺書
之六

寒之運以風也大學言格物格物者度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也誠意先致知格物者卽中庸之誠身先擇善隨擇隨誠也易象傳重二五之中中庸之作本之其引詩之無聲無臭言至誠之神化如天也引詩之鸞飛魚躍言王化之造端于夫婦而箸于天地之物性也率性之道溯于天命言君子戒慎恐思所以奉天也曾子以忠恕爲一貫卽平天下之絜矩也以俎豆屬有司祝史之陳數藝成而下也易傳以天地人爲三極以天爲大極寂而感至而速著筮之道實如此也則經之無可告亦略見矣葉氏作溫州新

修學記原聖門曾子端木子以尊溫學作宋廩父誌復原
母子卜子顛孫子以廩父之好學比顏子此宋人之習氣
不足論獨其皆經之言至今未析錄學案者直以拱壁視
之此不得已而辯之百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讀經而不能解惟自慮其學之未至而已矣亦常慮其
經之不明而已矣

方茅孟子辯

漢孝文時孟子書與論語爾雅皆置博士其後惟五經有
博士而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東漢末趙
儼居集

經說二

干

儼居遺書
之六

氏郊卿注其書以爲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
禍福靡所不載尊之也唐之時韓子尊其書厥後皮氏襲
美上疏言諸子之不異于道者惟孟子請黜莊列之書以
孟子爲學科宋儒李泰伯司馬溫公懷所疑以駁難朱子
辯之爲明而今之篤信朱子者反有不足于孟子之意方
氏望溪曰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
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
于心而可信爲誠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
以孟子爲始事茅氏鈍窆星來望溪所心契者也亦謂孟

子救當時之困于聚斂告齊梁諸君不暇及誠意正心而
所論之政詳于養而略于教此可謂善讀孟子書也邪夫
孟子言仁義固徹始徹終也非徒爲始事也固喻士君子
也非徒喻亂世之婦人小子也告齊梁諸君以仁義先攻
其邪心而教化之始終莫大于是也非有所略也然則望
溪之別有微密鈍窳之別有誠正其說之高于仁義豈孟
子所得知乎孟子時楊朱爲我墨翟兼愛商鞅李悝之富
彊蘇秦張儀之縱橫孫臏甘茂之攻戰噴噴稱道于世孟
子皆斥爲邪說詖行論性善則溯堯舜論征伐則恣湯武

傲居集

經說三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論願學則述孔子論治民則必同好惡制恆產設庠序道
若登天及門憚其高此孟子不能不高于世而非高于仁
義也而後儒之言高于仁義異于孟子之所學推其由不
自方茅始此豈漢唐諸儒之所敢言哉朱子文集荅萬正
淳諸書淡惡陷溺異端者言仁義不足以盡道豈料爲其
學者之蹈此故轍哉

漢宋學辯

儒者無職以治經爲天職荀子所云不求而得之謂天職
也儒者誠能廣求眾說表圍聖經漢之儒有善發經義者

從其長而取之宋之儒有善發經義者從其長而取之各
用所長以補所短經學旣明聖道自著經無漢宋曷爲學
分漢宋也乎自明季儒者疏于治經急于講學喜標宗旨
始有漢學宋學之分輕漢學者曰漢學襍圖讖卽訓詁聲
音文字制度名物事蹟羣羣攷核而聖人之道不在是盡
零碎也是直以漢學皆支離也輕宋學者曰宋儒無極太
極先天後天之辯于經外多叢談卽考論身心推闡誠正
亦空言耳是直以宋學皆支離也不知漢宋學各有支離
支離非經學也旣爲經學漢宋各有所發明後儒沒所長
倣居集

合先儒之注以說經也說經而舍訓詁聲音文字略制度
名物事蹟徒高求聖人之道所求愈高道愈易謬卽于道
無謬者而立論非經之本旨此燕說郢書也程子教人讀
書深揆聖人之心而學者乃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說之縣
空譬諸行者扛之則足不著地不如漢儒尋求訓詁者猶
遵大道而行此朱子荅余正叔之書也不讀說文訓詁易
謬不讀注疏粹有禮文之變人皆茫然爲害不緇此亦朱
子之所戒也

求說文見與居伯恭書變禮
具注疏因甯宗承重言也

宋儒之能爲漢

學者莫如朱子而漢儒之能啟宋學者豈非鄭君歟韓文

傲居集

經說三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攷異校讎家之恣也儀禮經傳通攷制度之書也通鑑
綱目稽事實之書也以治此者爲非朱子何以自撰之或
命其徒纂編之歟道無精粗學無大小不賢識小聖人所
師君子語小天下莫破曾見輕小者之不失大哉今夫魏
之王子雍專攻鄭君元明之宗師陸子靜王伯安者培擊
朱子平心讀之誰無一長足取況鄭君朱子所得大且多
柰何判分山河兩戒取此者必棄彼乎近大儒閻百詩江
慎修錢竹汀段懋堂何嘗自鳴一學戴東原詩攷正亦漢
宋兼收其博申鄭君說者王鹵莊金輔之所得爲多王氏

三江說申鄭而實非鄭不如从金金氏禘說異鄭而不及鄭不如从王姆守朱子說者陸稼書王子中所得爲多朱子晚年言主敬不言主靜陸不如王之詳求放心有數說陸言求放心卽求仁至不如陸之精凡若此類何一可少明儒辟敬軒羅整庵皆宗朱子理不外事必依僻而始實中和存發理氣分合必依羅而始實明季顧亭林以經學外之理學卽爲禪學旣所一超頓悟之失復化漢宋門戶如言聖人之盡忠恕卽一貫中人之性相近卽善下愚之異不得以一賅萬此皆經義之大援以說經夫何禊

傲居集

經說三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元明儒學案辯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孔子集其成孟子願學孔子言聞知見知之統不敢以一二言盡之今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孟子諸書具在其道詳且著要僕數之不能盡約而求于道之切而實者官之以視聽言動達之以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節之以喜怒哀樂之中和秉之以仁禮義信智之懿德初無簡捷之路也而先儒辯明所學必標宗旨者學各得性之所近其自溯從入之途獲益之博功有不能自己者邪讀學案者思先儒之砥節礪行從入者若何

獲益者若何可以已矣苟喜其簡捷之路而謂此外皆旁
門蹊徑此明季儒者未博先約之弊祇以見其惑也蓋嘗
舉先儒宗旨言之曰靜曰敬曰致知格物曰先立乎心之
大此皆聖賢所言合聖賢所言而融貫之則道全分聖賢
所言而拘執之則道偏是以聖賢皆言定靜矣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有不靜乎外定而主靜者流寂滅管張南軒
已辨之今陸稼書王予中極論之焉聖賢皆重篤敬矣敬
統參前倚衡而行猶疏乎而意在主一無適學之者心有
所繫而反有所疏脫管羅整庵已辨之今陸桴亭段懋堂

傲居集

經說三

五

傲居遺書
之六

極論之焉聖賢言致知格物物者明新之事物內而格豈
在外乎而學者以爲先盡窮天下之物則有支離之弊聖
賢立乎大而正其心豈得大而遺其小乎而學之者以此
空言本心則有息而不學之弊有寂默坐灰之弊此無它
因聖賢所言而拘執之則偏耳且宋先儒談宗旨者以爲
修己治人之要轄先聖所同也而後儒則各鳴其異以禮
樂詩書爲糟粕以孝弟忠信爲土苴以射御書數爲極枯
凡先聖之所言皆後儒所不言以冥寂獨坐有所悟者爲
智以沖淡無欲有所覺者爲仁以不計成敗果敢行之者

爲義學以不起意爲公心以本然之精神爲聖無善無惡
爲心體無善至善爲心體凡託于先聖之言實非先聖之
言而猶謂所立學案能補先聖所未發乎先聖之道燦然
于經而不待補補之而矜爲祕旨以同己爲是而標榜之
以異己爲非而拒絕之是猶楊朱媮義墨翟憚仁其始豪
釐之差其終千里之謬此異端所以興朋黨所以起也朋
黨起而禍不忍言矣

傲居集

經說三

孫家岱對字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傲居而禍不忍言矣

傲之至其幾千里之遙此異端所以興朋黨所以起也朋

黨起而禍不忍言矣

傲居而禍不忍言矣

傲居而禍不忍言矣

傲居而禍不忍言矣

傲居而禍不忍言矣



保壽堂